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夷坚丙志卷第八

无足妇人

关子东说，其兄博士演在京师，见妇人丐於市，衣敝体垢，无两足，但以手行，而容貌绝冶。有朝士见而悦之，驻马问曰：“汝有父母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有姻戚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能缝衽乎？”曰：“颇亦能之。”朝士曰：“与其行乞栖栖，孰若为人妾？”敛眉叹曰：“形骸若此，不能自料理。若为婢子，则役於人者也，安能使人为己役乎？且谁肯用之？”士归语其妻，妻亦恻然。取致其家，为之沐浴更衣，调视其饮食，授以针指，敏捷工致，一家怜爱焉，士亦稍与之昵。居一年许，出游相国寺，遇道人，骇曰：“子妖气甚盛，奈何？”士以为诳己，怒不应。异日，再见，曰：“祟急矣！子其实语我，我无求於子也。家岂有古器若折足铛鼎之属乎？”曰：“无之。”问不已。士不能掩，始以妾告。曰：“是矣，是矣。亟避之！明日宜驰往百里外，藉使不能及，姑随日力所至。托宿，深关固拒，中夜闻扣户者，无得开，或可以免。舍是无策也。”士始怖，不谋於家，假良马，尽日极行。逼暮，舍於逆旅。歇未定，道上尘起，旗帜前驱，一伟丈夫乘黑马亦诣焉，长揖而坐，指一房相对宿，略不交谈。士愈惧，闭户不敢寝。夜艾，外间疾呼曰：“君家忽值

丧祸，令我持书来。”时灯火尚存，自隙窥视，乃无足妇人，负两肉翼，翼色正青，士骇汗如雨。伟人遽撤关出，挥剑击之，妇人长啸而去。明旦，士起见伟人，拜而谢之曰：“微尊官，吾不知死所矣。敢问公为谁？”曰：“子识我乎？乃相国寺道人也。曩固告子矣。我即子之本命神，以子平生虔心奉我，故来救护。”言讫，与车马皆不见。

胡 秀 才

姜补之师仲在太学，与胡秀才同舍。胡指上病赘疣，欲灼艾去之。或告曰：“今日人神在指，当俟他日。”胡不以为信，遂灸焉。七日而创发，皮剥去一重，见人面在中，如镜所照。恶之，亟覆以膏。又七日，稍愈，痒甚，因爬搔，皮起，人面如故。历四十余日，创益大，且痛，竟不起。

赵 士 遏

武功大夫阊门宣赞舍人黄某为江东兵马钤辖。绍兴二十二年正月秩满，将归弋阳，过池州，值雪小留，郡守假以教授廨舍，遇旧同官赵士遏。赵讶其颜色青黑而欬不已，语言动作，非复如畴昔时，从容问所苦。黄愀然久之，曰：“吾家不幸，祖传瘵疾，缘是殒命者，世世有之。自半年来，此证已萌芽，吾次子沆亦然，殆将死矣。”遂悲伤出涕。赵曰：“每闻此疾可畏，间亦有愈者，而不能绝其本根。吾能以太上法篆治之，但虑人不知道，因循丧躯。公果生信心，试为

公验。”於是焚香书符，以授黄及沆，使吞之。吞未久，遍手指内外皆生黄毛，长寸余。赵曰：“疾深矣，稍复迁延当生黑毛，则不能救疗。今犹可为也。”於是择日别书符，牒城隍，申东岳，奏上帝。讫，令黄君汛扫寓舍之西偏小室，纸糊其中，置石灰於壁下。设大油鼎一枚，父子著白衣，闭门对床坐。吞符讫，命数童男秉烛注视。有顷，两人身中飞出黑花蟬蛾四五，壁间别有虫，作声而出，或如蛸螂，如蜘蛛，大小凡三十六，悉投沸鼎中，臭不可闻，啾啾犹未止。继一虫细如丝发，蜿蜒而行，入於童袖间，急捕得，亦投鼎中，便觉四体泰然，了无患苦。黄氏举室叹异，知其灵验，默祷於天，愿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，作九幽大醮，拔度之。未醮数日，黄之妻梦先亡十余人，内有衣皂小团花衫者，持素黄篆白简来拜谢曰：“汝救我则我叔汝。”妻觉，以告夫。黄泣曰：“衣小花衫者，吾父也。吾父死於兵戈中，衣服不备，但得一衫以殓。梦中所见者，真是矣。”遂以二月朔设醮於天庆观。是夕，阴云四垂，雨意欲作，中夜隐隐闻雷声，所供圣位，茶皆白如乳。道众恐雨作不能焚词，既而至五鼓，醮事毕，雨乃大至。黄氏历世恶疾，自此而绝。士遇字进臣，时右朝请大夫魏彦良通判池州，为作记。

谢 七 嫂

信州玉山县塘南七里店民谢七妻，不孝於姑，每饭以麦，又不得饱，而自食白稻饭。绍兴三十年七月七日，妇与夫皆出，独留姑守舍。游僧过门，从姑乞食，笑曰：“我自不曾饱，安得有余？”僧指盆中稻。饭曰：“以此施我。”姑

摇手曰：“白饭是七嫂者，我不敢动，归来必遭骂辱。”僧坚求不已，终不敢与。俄而妇来，僧径就求饭，妇大怒，且毁叱之。僧哀求愈切，妇咄曰：“脱尔身上袈裟来，乃可换。”僧即脱衣授之，妇反复细视，戏披於身，僧忽不见，袈裟变为牛皮，牢不可脱。胸间先生毛一片，渐遍四体，头面稍成牛。其夫走报妇家，父母遽至，则俨然全牛矣。今不知存亡。

白石大王

福州人陈祖安之父，待兖州通判阙，梦黄衣吏持符至，曰：“帝命公为白石大王。”问所在，曰：“今未也。俟公见巨石玷一角，乃当去。及期，复来迎矣。”觉而大恶之。后赴官两月，谒泰山，宿山下一寺，适见庭下大石，其一角正缺，怅然不乐。还郡未久，而黄衣至，遂以其日卒。

莫东得官

吴兴莫伯甄为奉议郎时，三子皆未官。尝梦以恩泽补第二孙东，寤而喜曰：“东于子孙数为第五，吾得以延赏恩及之，足矣。”至绍兴三十二年，以朝请郎为潼川转运判官，遇登极恩，当遣子弟奉表入贺。时长子澄已登科，仲季以母服不可往，乃命吏持函，空其名。令至吴兴以授澄，使自处之。澄长子果，次子东，果读书颇有声，谓必能继取名第，乃以官与东。伯甄闻之，念前梦，怏然不乐。是年以覃恩及

磨勘，进秩朝散大夫，不及拜而卒。生前所蒙，但一孙得官尔。

黄 十 翁

黄十翁者，名大言，浦城人，寓居广德军。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，因病久心悸，为黄衣童呼出门。行大衢路，两旁植垂柳，池水清澈可爱，荷花如盛夏时。经十余里，更无居民。望楼观嵯峨，金碧相照，童引入门，罪人万数立廷下。殿上四人，冠通天冠，衣缕金袍，分席而坐。一吏唤黄大言云：“汝数未尽，误追汝来。”命青衣童引出东门。回顾余人，已驱之北去。东门外如阳间市肆，往来阗阗。行未远，别见宫阙甚丽，内外多牛头阿旁，王者旒冕秉圭坐，威严肃然。紫衣吏问曰：“汝住世作何因果？”对曰：“顷岁兵乱时，曾为二寇掠财物，徐就擒捕，保伍欲戮之，大言愍焉，以钱二十千赎其死。”及平生戒杀持经造像数十事。俄持巨镜下照，了无冤业，即令诣总管司照对。总管司之长称舍人，其副乃广德出摄吏王珣，与大言素厚，谓之曰：“汝当再还人世，若见世人，但劝修善，敬畏天地，孝养父母，归向三宝，行平等心。莫杀生命，莫爱非己财物，莫贪女色，莫怀疾妒，莫谤良善，莫损他人。造恶在身，一朝数尽，堕大地狱，永无出期。受业报竟，方得生於饿鬼畜生道中。佛经百种劝戒，的非虚语。”又嘱曰：“为吾口达信于我家，我在公门，岂能无过？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，有此阴德，故得为神。可造衣服一袭，多诵经文，化钱万七千贯，具疏奏城隍司，以达我要赎余过。”且言：“世人以功德荐

亡，须凭城隍证明，方得获福。若岁时杀物命祭祀，亦祖先不享。此二事不可不知。后二日，阴府会善男女于无忧阁下，随其善行，俾证道果。至於地狱囚人，亦驱至彼，如州郡囚听赦罪，轻者亦脱苦受生，宜往观之。”至则睹所谓无忧阁者，众宝所成，高出云表，祥光彻天，男女皆在其下。其善者衣服盛丽，持香花经卷，徜徉采云之间，玉砌金阶之上。而地狱之众，皆锁梏囚执，赅劣憔悴，跪伏门外，喜惧相半。方顾视感叹，忽荡无所睹。王总管云：“已凭今日佛荫脱地狱苦，然皆失人身矣。”回至总管司，见对事者亦众，其相识者，托为嘱子孙，丐功德。所付之语，皆生平闺门隐秘，非外人所得知。事毕，童导之归，望一铁山，烈火炽然烧灸，群囚号叫不绝。又一山，有树无叶，垂植刀剑，囚扳援而上，受剗割之苦，积尸无数。大言合掌诵观世音、地藏二菩萨，忽震雷一声，二山皆不见。前行过一岩洞，臭河不可近。童子云：“世人弃残饮食酒茗于沟渠，皆为地神收贮於此，俟其命终，则令食之。”又行数里，再至王所，王敕云：“汝还世五年，传吾语於人间，作善者即生人世，受安乐福；作恶者万劫不回，受无间苦。令闻此者口口相传。”遂别。命一青衣童引出长春门，有花如初，过桥，失足而寤，已初八日矣。黄翁时年八十五，崇仁县主簿秦绛为作记。

衡山民

乾道初元，衡山民以社日祀神，饮酒大醉。至暮独归，跌于田坎水中，恍忽如狂，急缘田塍行。至其家，已闭门

矣，扣之不应，身自从隙中能入。妻在床绩麻，二子戏于前，妻时时咄骂其夫暮夜不还舍。民叫曰：“我在此。”妻殊不闻，继以怒骂，亦不答。民惊曰：“得非已死乎？”遽趋出，经家先香火位过，望父祖列坐其所，泣拜以告。父曰：“勿恐，吾为汝恳土地。”即起。俄土地神至，布衫草屨，全如田夫状，具问所以，顾小童令随民去。童秃发赤脚，类牧牛儿，相从出门。寻元路，复至坎下，教民自抱其身，大呼数声，蹶然而寤。时妻以夫深夜在外，倩邻人持火炬求索之，适至其处，遂与俱归。

顶山回客

平江常熟县僧慈悦，结庵于县北顶山绝巘白龙庙之旁，凡三十余年。以至诚事龙，得其欢心，有祷必应，邑人甚重之。绍兴三十二年，年七十八矣，忽得蛊病，水浮肤革间，累月不瘳，朝夕呻吟，殆无生意，棺衾皆治办，待尽而已。一客不知从何来，戴碧纱方顶巾，著白苧袍，眉宇轩昂，与常人异。自山下至龙祠礼谒，因历僧舍，见慈悦病，问之曰：“病几何时矣？此乃水肿，吾有药能疗。”悦欣然请其术。命解衣正卧，以爪甲画其腹并脐下，应手水流，溢於榻下，宿肿即消。又探药一饼，如弹丸大，色正黑，戒曰：“宜取商陆根与菹豆同水十碗，煮至沸，去其滓，任意饮之，药尽则病愈矣。兼师寿可至八十五岁。”悦愧谢数四，且询其姓氏乡里，曰：“我回客也，临安人。”又曰：“和尚，如今世上人，识假不识真。”语讫，揖而去。悦如言饮药，味殊甘美，越两日乃尽，病如失去，亦不复知客为何人。后

两月，别一客言，来从都下，因观补陀山观音至此。出一卷画赠悦曰：“此我所为者。”即去。既而展视之，乃画薜荔缠结，中覆吕真人象，始知所谓回客者，此云。县主簿赵彦清为作记。

粉 县 主

宗室郇康孝王仲御孙女曰粉县主者，年十四五时，与家人会饮于堂。忽大风从庭起，雷雨继至，火光如球，纵横飞掣，烟雾四合，对面不相睹。男子号哭乞命，妇人掩耳仆桌上，或有堕地者，移时方止，天晴如初。点检坐中人，独不见县主。久之，但得双目睛於庭砌下，尸失所在矣。县主之父曰士骊。

耿 愚 侍 婢

大观中，京师医官耿愚买一侍婢，丽而黠。逾年矣，尝立于门外，小儿过焉，认以为母，眷恋不忍去。婢亦拊怜之，儿归告其父曰：“吾母乃在某家。”时其母死既祥矣，父未以为信，试往殡所视之，似为盗所发，不见尸。还家，携儿谒耿氏之邻，密访婢姓氏，真厥妻也。即佯为贩鬻者，徘徊道上，伺其出而见之。妻呼使前，与叙别意，继以泣，语人曰：“此为吾夫，小者吾子也。”耿闻之，怒，诟责之曰：“去年买汝时，汝本无夫，有契约牙佺可验，何敢尔？”夫诉诸开封，迹所从来。婢昏然不省忆，但云：“因行至一桥，

迷失路，为牙媪引去。迫於饥馁，故自鬻。”牙媪亦言：“实遇之于广备桥，求归就食，遂鬻以偿欠。”京尹不暇究始末，命夫以余直偿耿氏而取其妻。耿氏不伏，夫又诉於御史台，整会未竟，复失妇人，讼乃已。不一年，耿愚死，家亦衰替。

江氏白鹇

江遐举邕宣和中为虹县令，长子自岩州奉其母往官下。有白鹇白雀各一，皆莹洁可观，共一笼，置诸舟背。入汴数十里，过灵惠二郎祠，舟人入白曰：“神素爱此等物，愿收秘之。”即携入卧处。一婢从庖所来，至笼畔，无故失足，触笼坠，视之，鹇死矣。

夷坚丙志卷第九

上竺观音

绍兴二年，两浙进士类试於临安。湖州谈谊与乡友七人，谒上天竺观音祈梦。谊梦人以二楪贮六茄为馈^①，恶之。惟徐扬梦食巨蟹甚美。迨旦，同舍聚坐，一客语及海物黄甲者，扬问其状，曰：“视蝤蛸差小，而比螃蟹为大。”扬窃喜，乃以梦告人，以为必中黄甲之兆。洎榜出，六人皆不利，扬独登科。后二年，谊复与周元特操赴漕司举，又同诣寺。前一夕，周梦与诸人同登殿，谊先抽籤，三反而三不吉。余以次请祷。周立於后曰：“所以来，唯欲求梦尔，何以籤为？”众强之。方诣筭下，遇妇人披发如新沐者，从佛背趋出，谓其贵家人，急避之，遂寤。明晨入寺，谊所启三籤果不吉，余或吉或否。周但焚香再拜，愿得梦。是夜，梦乡人徐广之持省榜至，凡列三等，己为中等第一人。已而贺客四集，有道士在焉。明年七月，省试罢，□□与待榜。他日阅市，闻呼於后曰：“元特，奉贺！奉贺！”回顾，乃徐广之也。云：“适过郡门，见□□□司榜内一人，与君姓名同，聊相戏耳。”周方譙责之，则又有言曰：“省榜自南门入矣。”遂相与散，□及家而报至。次日，数客来贺，一道士俨然其中。周曰：“与君不相识，何以辱顾我？”道士笑曰：“君岂

忘之邪？去年君过我卜，我推君五行，知今年必及第。今而实然，故来贺，以印吾术，非有所求也。”遽辞去。沉思其人，乃开元寺卖卜者，始验昨梦，无卜不合。周果居中等，虽非首选，而於吴兴为第一人。夫广之之戏谈，黄冠之旅贺，皆偶然细事也。而梦寐魄兆，已先见於旬月之前。人生万事，不素定乎！

鄮都宫使

林义，字材臣，姑苏人，刚正尚谊，乡里目为林无差，以其名近义字也。晚以贡士特奏名得官，调嘉兴主簿。任满还家，梦吏士来迎，入官府，升堂正坐。掾属数十辈，或衣金紫银章，列拜廷下，出文牒，摘纸尾使书。视官阶，乃印衔阔径三寸，不可辨，但识其下文五字，曰：“鄮都宫使林”。如是凡数纸。义平生读道书，颇慕神仙事，顾谓吏曰：“学道之人，皆当为仙官，此乃冥司主掌，非以罪谴谪者不至。且吾闻居此职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迁，非美官也。”不愿拜。吏曰：“此上帝命也，安得拒？恐得罪於天，将降充下列，虽此官不复可得矣。”义不得已，乃书名，遂寤。知其命不得长，以告所善道士吕山友。义弟又之妇虞氏，尚书策女也，不食猪肉。义诮之曰：“吾家寒素，非汝家比，安得常有羊肉？盍随家丰俭勉食之。”妇谢曰：“何敢尔！但新妇自少小时，闻烧猪气辄头痛不可忍，今见则畏之，非有所择也。”义曰：“我若真为鄮都官，必使汝食。”妇笑曰：“幸蒙伯力，为增此食料，新妇大愿也。”久之，义调官京师，还，及泗上，卒於舟中。初，义父挈家过泗，谒普照王寺，

其母生又於舟中，及其死也亦然。讣未至吴，家人臃猪为面，弟妇问曰：“何物盛饌，芬香如此？”家人曰：“猪肉也。”妇曰：“试以与我。”取食之，立尽一器，自是遂能食。时又卒已半月云。

二 郎 庙

政和七年，京师市中一小儿骑猎犬扬言於众曰：“哥哥遣我来，昨日申时，灌口庙为火所焚，欲於此地建立。”儿方七岁，问其乡里及姓名，皆不答。至晚，神降于都门，凭人以言，如儿所欲者。有司以闻，遂为修神保观，都人素畏事之。自春及夏，倾城男女，负土助役，名曰“献土”。至饰为鬼使巡门，催纳土者之物憧憧，或榜于通衢曰：“某人献土。”识者以为不祥，旋有旨禁绝。既而蜀中奏，永康神庙火，其日正同。此儿后养于庙祝家，顽然常质也。

宣 和 龙

宣和元年五月，京师大雨连日。及霁，开封县前茶肆家，未明起，拂拭案榻，见若犬蹲其旁，至旦视之，龙也，有声如牛，惊而仆。茶肆与军器作坊邻，诸卒适赴役，见之，杀而分其肉。街吏惧不敢言，都人图玩其形，长六七尺，鳞色苍黑。首如驴，两颊如鱼头，色正绿。顶有角，坐极长，于其际始分两歧，与世间所绘龙相类。后十余日，忽大水犯都城，高出十丈，自西北牟驼冈至万胜门外马监，民

居尽没。时以为大河决溢，然水色清澈，河又未尝决，终莫知所从来。居数日，水已入汴渠，达晓将溢，朝廷募人乘风水之势，决其下流，乃由城北入五丈河，下注梁山泺，首尾几月乃已。故俗传为龙复讎云。

温州赁宅

温州城中一宅，素凶怪。先是仲监税居之，一家尽死。后数年，吕监税者自福州黄崎镇罢官来，亦居之，常见仲君露首秃发往来西舍间。女子年十二三，最恼人，伺客至，辄映壁窥之而笑，翻弄什器，涂浣窗几，不可搏逐。唯一姬颇恭谨，每女子出，必叱去。吕妻病，数日不愈。姬教之曰：“县君无它疾，但煎五苓散，下半硫丸，足矣。”吕以其言有理，亟从之，一服而愈。然人鬼杂处，家之百物，震动无时，或空轿自行於厅上，举室殊以为忧。他日，姬又告曰：“我辈相与共议，欲迎君作主，约用后月某日。此计若成，君必不免，宜急徙以避祸。”吕以告胡季皋。季皋为福州干官时识之，亦劝使去。去之日，西舍男女数十辈骈肩出观，相顾嗟惜，似恨谋之不早也。后无复有敢僦舍者。经一月未毕，邑胥挈家来，或告其故，胥笑曰：“我乃人中鬼也。彼罔两尔，何足畏？”处之不疑，群鬼亦扫迹。

应梦石人

席大光帅蜀，丁母朱夫人忧，将葬於青城山。议已定，

梦两人入谒，行步重迟，遍体疮痍可憎，告曰：“太夫人葬地，盖在温州，地名徐家上奥，庚山甲向者是也，公必往求之。异时毕事，幸为我疗吾疮。”席公尝寓居永嘉，心亦欲还，顾惮远未决。觉而异之，书其事於策。即具舟东下，并奉其父中丞柩归於温。窆日已迫，而宅兆殊未定，招萧山人张藻卜之，偕止山寺中。其侄七郎，适买食於田舍，主人翁问所往，告之故。翁曰：“去此一里许，名徐家上奥，有一穴庚山甲向者，人多以为吉地，用善价求之者甚众，徐氏皆不许，君试往观之。”会日暮，不克往。归而言之，语未竟，席曰：“得非庚山甲向者乎？”取所书梦验焉，无少异。明日，亲访其处。一媪出言曰：“吾徐翁妻也。昔吾夫尝欲用此地以葬父，梦金甲大神持挺见逐，指芦席上坐者一人曰：‘此席相公家地，汝安得辄尔？’自是以来四十年，今以与公，不取钱。吾儿方为里正，得为白邑大夫免其役足矣。”席大喜过望，但不晓梦中所见为何人。既葬二亲，又自为寿茔於左次。役夫鬲土，有声丁丁然，视之，乃两石人卧其下，埋没既久，身皆穿穴。席祭之以酒，舁出外，命和泥补治，而为立祠，榜曰“应梦石人”云。

老僧入梦

乾道三年，武经郎王瑾干办蒋参政府。其弟琮，以冬至日游天竺，先一日，从瑾假马，瑾令厩卒以省院大黑马给之。是夜琮梦老僧来谒，前致辞曰：“老去乏筋力，或得从君，愿少宽鞭捶之罚。”琮惊谢而寤。明日马至，即乘之以行。既出都门，蜷局不肯进，方举鞭击之，忽悟曰：“畴昔

之梦，岂非此乎？”亟以付驭者归，而步入寺。蒋府闻之，亦不复留，命反诸故处。

聂贲远诗

聂贲远昌，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枢密院为和议使，割河东之地以赂北虏。闰十一月十二日至绛州，州门已闭。郡人登诸城上，抉其目而齧之^②。时其父用之尚无恙。绍兴十一年，张铎自北方南归，过绛驿，见壁间有染血书诗一章，绛人言聂之灵所作也。其词曰：“星流一箭五心摧，电彻双眸两胁开。车马践时头似粉，乌鸢啄处骨如灰。父兄有感空垂念，子弟无知不举哀。回首临川归不得，冥中虚筑望乡台。”铎录之以示其子昂，载于行状。

沈先生

沈先生者，和州道士也，不知始所以得道。常时默默，不深与人往来。值其从容时，肆意谈说未来休咎事，无不中的，然不可问也。人与之食，受之不辞。居无事，或至经月不食。宣和间，有言其名於朝者，召入禁中，偃蹇不下拜。扣其所学，亦泛然无言，不合旨。犹以为正素大夫，遣归故郡。建炎元年秋，忽著衰麻，立於谯门外，拊膺大哭。良久，回首望门内而笑，三日乃止。未几，剧贼张遇攻破城，郡守率州兵保子城，贼不能下，遂去。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。后二年，遍诣廛市，与人相别，且告之曰：“有米莫做

粥，有钱莫做屋。”人不能领其意，自是不知所如往。是岁，虏犯淮西，和州受祸最酷云。

李吉爇鸡

范寅宾自长沙调官于临安，与客买酒升阳楼上。有卖爇鸡者，向范再拜，尽以所携为献。视其人，盖旧仆李吉也，死数年矣。惊问之曰：“汝非李吉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汝既死为鬼，安得复在？”笑曰：“世间如吉辈不少，但人不能识。”指楼上坐者某人及道间往来者曰：“此皆我辈也，与人杂处，商贩佣作，而未尝为害，岂特此有之？公家所常使浣濯妇人赵婆者，亦鬼耳，公归，试问之，渠必讳拒。”乃探腰间二小石以授范曰：“示以此物，当令渠本形立见。”范曰：“汝所烹鸡，可食否？”曰：“使不可食，岂敢以献乎？”良久乃去。范藏其石，还家，以告其妻韩氏。韩曰：“赵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，奈何以鬼待之？”他日，赵至，范戏语之曰：“吾闻汝乃鬼，果否？”赵愠曰：“与公家周旋久，无相戏。”范曰：“李吉告我如此。”示以石，赵色变，忽一声如裂帛，遂不见。此事与小说中所载者多同，盖鬼技等耳。

吴江九幽醮

吴松江石塘，西连太湖，舟楫去来，多风涛之虞，或致覆溺。乾道三年，赵伯虚为吴江宰，念幽冥间滞魄无所诉，集道士设九幽醮于县治以拔度之。汴人薛山为馆客，因以故